



音親配

66.717



借 亲 配 (高腔)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5 字数47千
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10118·379 定价: 0.19 元

人 物

张古董	秋 香
李成龙	酒醉汉
沈赛花	班头甲
王老富	班头乙
王 妻	四衙役
成知县	二门军
店 家	

第一场

酒店借妻

〔张古董上。〕

张古董 (唱《梭梭岗》)

发卖古董去苏杭，
千金到手转还乡；
中途用银三十两，
买回一个大姑娘。
只因老伴早病故，
无人叠被与铺床！
有钱该将艳福享，
准备花烛重拜堂。
恼恨此女性情犟，
全然不听好主张；
推口说啥父刚死，
带有重孝在身旁，
临到吉期把横话讲，
一百天不许我入洞房。

(飞句) 难成双！
为此事肚子都怄胀，

想逼婚——

又怕逼出人命一场。（齐）

（自语）唉！早知她有这一着，不该花钱买回屋。

家里实在坐不住，去喝两杯酒再说。（转场）来此已是孙家酒铺，待我进去。（高叫）小二走来！

〔店家上。〕

店 家 （对）揭瓮千家醉，
开坛十里香。

（看望）我当哪一个，原来是张古董。到此喝酒吗？

张古董 呀，喝酒。

店 家 喝酒就请坐！

张古董 不忙！坐在外面吃，我怕熟人多。

店 家 内堂有雅座。

张古董 那就进去喝。

店 家 （引张转场）这里可好？

张古董 很好，很好！（入座）

店 家 张古董，你吃啥子酒？叫啥子菜？

张古董 我……吃上半斤泡子酒，酥豌豆来它个一小盘。

店 家 你怎么吃得这样俭省啊？

张古董 俗话说：“小吃犹如大赌”，挣钱很不容易，我不得不俭省呀！

店 家 好好好！你且稍坐片刻，我去与你端酒菜来。

张古董 快一点啊！

店 家 是。（吼堂）打半斤泡子酒，再来一小盘酥豌豆。

（下）

〔店家端酒菜上，与张摆在桌上，持空盘转身下。〕

〔张一人独自举杯畅饮，再用筷子挟酥豌豆细嚼。〕

〔李成龙上。〕

李成龙 （唱前腔）

自从贤妻把命丧，

孤身独处甚凄凉！

家贫续弦空痴想，

惟有埋头念文章。

铁砚磨穿未恍荡，

万卷诗书腹内藏。

此身虽然有志向，

高攀丹桂入朝堂。

（飞句）意彷徨！

无有这盘费银两，

想赴试呀——

岂不是梦想一场。（齐）

（嗟叹）唉！困守家园有数秋，不知何日方出头？

长街漫饮三杯酒，聊解胸中一片愁。（转场）来此

已是孙家酒肆，待我自进。（低呼）店家走来！

〔店家上。〕

店 家 （念）今天生意好，

买主又来了！

(看望) 我当哪一个，原来是李秀才。到此喝酒吗？

李成龙 嘿，喝酒。

店 家 喝酒就请坐！

李成龙 慢着！书生饮街前，恐惹人笑谈。

店 家 雅座设内面。

李成龙 进去把杯端。

店 家 (引李转场) 这里可好？

李成龙 还妙！还妙！(入座)

店 家 李相公，你要啥子酒？吃啥子菜呢？

李成龙 身边余钱不多！我要二两白干，一盘牛肉好啦。

店 家 行行行！

李成龙 快去拿来，我喝完了酒，还要回去，攻读诗书呀。

店 家 好。(吼堂)打二两白干，再切一盘卤牛肉。(下)

[店家端酒菜上，与李摆在桌上，又持空盘转身下。]

[李一人独自举杯，默默无言地，连连呷了几口酒。]

[张挟豌豆细嚼，又持壶狂饮，不慎，一颗豌豆滚落地上。张下座追，捡起豌豆，吹灰，以手指拭后丢进嘴里，抬头，发现李，顿作惊异之状。]

张古董 呀！表弟，你也到此间喝酒来了？

李成龙 嘿！表兄，万不想你早在此间？适才进门，未曾看清，恕罪，恕罪！

张古董 好说，好说！(稍停) 表弟，许久没有见面，今日难得遇着，何不展座过来，大家同饮三杯。

〔李摸摸身上，表示带的钱少，不便与张会帐，作迟疑不前之状。

李成龙 这就大可不必了！

张古董 啊，我知道你一定是怕与为表兄开酒钱。笑话！今天是我先来，怎么会操扰你老弟呢。这样，我们酒伙倒一堆吃，钱各给各的就是啦！快展座过来！

李成龙 （略思之后）好好，小弟谨遵表兄之命。（移座椅、酒、菜，转至张的桌前）

张古董 表弟，你的牛肉，我的豌豆，伙倒下酒，想必吃起更觉可口！我们酒可以分开饮，菜还是大家伙倒吃的好。

李成龙 凭在表兄。

张古董 （举杯）如此表弟请！

李成龙 表兄请！

〔二人同饮。吹牌子，张连连用筷子，拈李盘中牛肉吃。

张古董 表弟，自我前往苏、杭二州经商，你在家中，书该读得好嘛？

李成龙 也还不差。

张古董 啊，还有弟媳在家，身体该还好嘛？

李成龙 这……（心酸欲泪）

张古董 到底好不好，你怎么不说，反转想哭了呢？

李成龙 唉！表兄要问，请听啦！

(唱《苦驻云》)

不胜悲伤，

悼念贤妻染病亡！（小打、押住）

张古董 我才走好久，怎么说弟媳都死了吗？唉，凡是好人呀，可惜都命不长！

李成龙 （伤感地）娘子呀！

张古董 表弟，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也是无益。今当大比之年，你有满腹文章，为何不去求取功名呀？要是你侥幸高中，获得了一官半职，为表兄“星星跟倒月亮走”，才好沾你点点光嘛！

李成龙 （唱）家贫无路费，

怎能把京上？（小打，又押住）

张古董 啊，你也意欲上京赴试，奈何无有路资盘缠？

李成龙 正是。闻听人言，表兄近年贸易，发了大财，可否借……

张古董 （急转话头）哎，借啥哟！想弟媳在世，嫁到你家之时，十笼八箱，陪嫁很丰盛呀！而今亡故，你把她遗留下来的钗环首饰，随便卖它几件，岂不是就有路资盘缠了吗？

李成龙 表兄，你哪能得知内情啊！

（唱）我妻刚死去，

岳父到门墙，

钗环首饰全拿光。（重句）（齐）

张古董 （惊问）呀！怎么说弟媳刚死，你那岳父便来将钗

环首饰一并都收回去了？

李成龙 收回去了。

张古董 哎！他这个道理，就有些不通！

李成龙 （答解）表兄，须知岳父此举，也是为我好呀。

张古董 他还为你什么好啊？

李成龙 他怕我只知读书，不善理财，轻飘飘地把它两下花费尽了，故尔才来收回去，替我暂时保存的。原许我只要另娶一房妻室，就自会半件不差，如数依然交还于我呀。

张古董 （微笑）是不是真的啊？

李成龙 我那岳父乃富豪人家，难道还会说假话哄我不成！

张古董 人心隔肚皮，事情很难说！

李成龙 哎！我是相信我那岳母娘，持斋好佛，广结善缘！岳父要起歹意，她是会劝说的，岂能贪图我这区区陪嫁么？

张古董 喔！你说得不错。那就应该早点娶妻，好去讨还钗环首饰呀！

李成龙 眼前我家道中落，谁家闺女，愿意许我？一时想再娶，诚非易事！

张古董 哎！如此说来，你去讨还钗环首饰，就为难了啊！

李成龙 是有些难！

张古董 （思索）呣，呣，呣！要是有哪个好朋友，能把老婆婆借与你，前往岳父家里走上一遭，把钗环首饰收了回来，你上京应试的路资盘缠，岂不是就有着落

了吗？

李成龙 表兄，世间上只有借钱借米，那妻子如何可以借得？
你是在与小弟开玩笑！

张古董 哪个与你开玩笑！我是念在亲戚情份上，正在想法，看怎样与你帮忙，把钗环首饰从你岳父那里替你哄转来。

李成龙 （笑语）那就太好了！只是无有这样的人；如有这样的人，肯出大力，相助我收回亡妻的钗环首饰，小弟除以一半变卖作为上京路资盘缠外，其余一半，愿悉数相赠作为谢礼。

张古董 表弟，你此话可是真？

李成龙 表兄，我何曾说过谎。

张古董 （背白）待我帮你思考一下。（眉眼，过场，转身）表弟，这样好啦！

李成龙 怎样好了？

张古董 我愿意把你家表嫂借予你，前往你岳父家中走上一遭。

李成龙 （惊问）表兄，你都又娶了表嫂了？

张古董 娶了。我到苏、杭去经商，在路上娶回来的。

李成龙 只怕表嫂不会答应。

张古董 啥话？她是我用银子买来的。我叫她走东，她不敢走西，我叫她撵鸭子，她不敢去吆鸡，怎么不会答应！包在我的身上，你尽管放心好了。

李成龙 要表嫂应允才好！

张古董 放心，放心！不过你收回钗环首饰，要分一半给我，作为借妻的报酬啊！

李成龙 那是自不待言。

张古董 好！如此到我家中商量去。（转呼）孙小二，快来结帐！

〔店家上。〕

店 家 来啦。（算帐）张古董十个铜钱，李相公两分银子。

李成龙 拿去。（想替张付帐，但苦无多的钱，又缩回了手）

张古董 （假意抢付）表弟，今天让我来给。

李成龙 这如何使得！

店 家 （有意作弄张）对对，今天张古董先来，收他的。改天李相公你再给好啦。（从张手上夺钱，然后收杯盘下）

张古董 （望着店家去后）哼，龟儿可恶，硬要收我的啦！

李成龙 今日多承表兄垫付了！

张古董 （佯作假笑）没来头！只要表弟此番把钗环首饰收回，能将金戒指、银圈子，多分件把予我，象今天的东道，我多当一回，又有何妨啊！

李成龙 表兄，时候不早，我们走吧！

张古董 走！

（唱《梭梭岗》）

你的岳父太混帐，
收回陪奁不应当！

李成龙 （唱）据我把他本意想，

未必就存坏心肠。

张古董 (唱) 借妻与你走一趟，
讨还原物帮大忙！

李成龙 (唱) 仔细思索欠妥当，
最怕表嫂难商量。

(飞句) 面无光！

张古董 (唱) 此事包在我身上，
只是谢礼你莫搞忘！ (齐)

(二人同下。)

第二场

贪 财 逼 女

〔沈赛花上。

沈赛花 (唱《红衲袄》“一字”)

沈赛花出小房珠泪如雨，
思想起终身事掩面悲啼。
都只为父病死异乡之地，
购棺木才卖身好不惨凄！
张古董他将我买回家里，
便估逼同拜堂结为夫妻。
白发翁怎匹配青春少女，
山茶花谁甘愿插入污泥！
因此上才用这良方巧计，
言父死要成亲须过百期。
眼见得时光象流水逝去，
思量起真令人万般着急！
还需要再想个妥当主意，
离老儿往别处另把身栖。 (齐)

〔沈忧伤地先打扫房内尘埃，然后转身至桌案前，
取出针线筐，作穿刺鞋底状。

〔张古董拉着李成龙上。〕

张古董 (唱前腔转“二流”)

叫一声好表弟快些走起，
随同兄过寒舍顺说我家。

李成龙 (唱) 心担忧贤表嫂恐难同意，
若推辞只落得空自费力！

张古董 (唱) 借老婆自有我切莫顾虑，
一句话总望你要多分东西。

〔二人转场。〕

李成龙 (唱) 好好好，我在这门外等你，
讲清楚再进去免遭拒绝。(齐)

张古董 (略思) 要得，等我进去叫你表嫂出来接你；可是
千万要等倒，不要私下溜走了！

李成龙 表兄尽管放心，小弟是不会的。

张古董 那我进去了。(入内，高呼) 娘子，娘子！

〔李返身下。〕

沈赛花 (放下鞋底) 你在喊啥子？

张古董 喊啥子，快些出去与我接客。

沈赛花 (惊诧地) 哟！接客？(单捶)

张古董 呀，接客。去不去嘛？

沈赛花 你…你…你叫我接什么客？

张古董 莫要诧得那么凶。我是叫你去接我表弟李成龙，不是其他外客。

沈赛花 哟！

张古董 还哦啥子，快去请他进来。

沈赛花 我不去。

张古董 人家都来了，不去接进来，岂不怕得罪亲戚？

〔沈赛花不语。〕

张古董 这样，你不好意思去，我出去帮你接好不好？

沈赛花 那你就去嘛。

张古董 （出呼）表弟快来！

〔李急冲上。〕

李成龙 表兄，不知表嫂可否愿见？

张古董 （假喜）你家表嫂，闻听你来，急忙催我接你进去，怎么会说不愿见呐！

李成龙 如此烦劳表兄带路。

张古董 随定我来。（引李入内后，与二人指识）娘子，这就是我表弟李成龙；表弟，这就是你家表嫂沈赛花。大家行个见面礼。

李成龙 表嫂，小弟见礼了。

沈赛花 表弟，为嫂还礼了。

〔二人彼此见礼。沈望李作窃喜，李低头微羞涩。〕

张古董 表弟请落坐！

李成龙 谢座。

〔三人分坐，相对默然。〕

张古董 唉！怎么坐倒，就象哑巴样，都不开腔呐？彼此亲戚处，大方一点嘛！

李成龙 表嫂可好？

沈赛花 承问了。表弟可好？

李成龙 承问了。

张古董 哎！你们光问一阵好有啥子用？（走至李身旁）表弟，你怎么不讲刚才我们在路上商量的那些话？

李成龙 表兄，你叫小弟如何讲得出口？

张古董 哼！书呆子，不中用，讲不出口！且往右厢房内面去坐坐，让为表兄来帮你说嘛！

李成龙 有劳表兄。（退下）

张古董 娘子，你可知表弟今日到我家的来意？

沈赛花 你这话问得古怪！他未曾说出，我如何得知？

张古董 如此听我给你讲嘛！

（唱《玉姣枝》）

他妻死去，（重句）

沈赛花 他妻死去！怎么样嘛？

张古董 （唱）留下不少好东西。

沈赛花 好东西是人家的呀！

张古董 （唱）恨他岳父莫道理，

搬回陪奁把人欺。

沈赛花 难道表弟对此事都毫不过问？

张古董 过问了的。

沈赛花 他岳父又如何回答呢？

张古董 （唱）他要表弟把妻娶，

东西才得归还齐。

沈赛花 那表弟就该早点续弦呀！